

大运河文化论坛·百家访谈

以孩子视角讲述世界的样子

——访儿童文学作家赵卯卯

本报记者 魏焕光

春天来临，对于海兴县儿童文学作家赵卯卯而言，又迎来了充满灵感和创作动力的季节。日前，潜心耕耘于儿童文学的她，再次收获了荣誉，《寻找光芒的孩子》荣获第五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铜奖。就在过去的一年，她的新书《读书太快的喷火龙》《世界上最伟大的书》《时间小马》也相继出版。截至目前，她的作品已达20多部、60多万字。这位儿童文学作家凭借女性特有的敏锐洞察力，运用温婉笔触，为孩子们描绘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，以孩子的视角展现了这个世界的生命真相。作为一位全职妈妈，她的内心构筑着一个怎样的儿童世界？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“童话故事”。

用文字温暖和治愈孩子心灵

记者：祝贺您新近创作的两部作品《寻找光芒的孩子》和《我的，我的》都获得了重要奖项，能否介绍一下这两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及获奖情况？

赵卯卯：《寻找光芒的孩子》是一部轻科幻的儿童文学小说，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——人类遭遇“大灾难”之后，一部分人居住在地下，建立了地下城；一部分人仍旧生活在陆地，不同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。小说以一个12岁孩子的成长为主线，讲述了人类与恶劣环境、人的残缺的抗争，书写了对自由和“光”的追求，是一部具有一定隐喻性和哲理性的小说，获得了第五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铜奖。

小说《我的，我的》以一个9岁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世界的样子。孩子有自己的智慧，他们敏感、聪慧、充满热情，他们乐意奉献自己心中所有的爱，去爱这个世界的一切：朋友、家人、老师、树木、猫、狗、天空、云以及世界万物。我不仅是表达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，更希望我们成人也能坐下来，安静地读一读，找回丢失的那个童年里的自己。这本书曾荣获中国好书、第十八届文津图书奖、《中华读书报》十佳图书、第五届张天翼儿童文学奖等。

记者：《我的，我的》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诗一般的语言，搭建了一个患病的9岁孩子的内外世界，王金盒面对死亡的处理方式，令读者泪目。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是什么？

赵卯卯：在写这个故事之前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其实是处于一



赵卯卯和她的部分作品



种迷茫的状态，写什么？如何写？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又在哪里？我的作品应该带给孩子什么？我被这些问题困扰着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纪录片。纪录片里是关于各种特别孩子的跟访，生病的、自闭的、家庭中缺失爱的……那一刻，我觉得那扇大门突然打开了，我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，我要为这些孩子们写，为这些特别的孩子们写，哪怕看的人很少，我也要为他们写，因为他们比那些健康幸福的孩子，更需要关注、关心。这就是我创作《我的，我的》这个故事的初衷和动机。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在我的文字中得到温暖和治愈，哪怕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，就和故事里的王金盒一样，我也要努力为他们留住一丝温暖和希望。

文学应该关注当下和未来

文学应该关注当下和未来

记者：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？

赵卯卯：走上儿童文学的创作之路，现在想起来，其实有一些魔幻。大概在十多年前，那时博客还很火，各种各样的人在博客里开垦自己的文学之地，进行生活记录。那时我也有博客，不过当时只是写一些小随笔，没有什么创作方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刷到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博客，她博客里有不少自己发表过的小童话，那一刻我好像一下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——写儿童文学，为孩子们写故事，当时就抱着这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想法，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。

记者：据我所知，您是一位全职妈妈，是否因为这样的身份，让您更加关注儿童的世界并用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？

赵卯卯：妈妈的身份在儿童文学创作上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因为这个身份让我第一时间了解了当下儿童的生活与想法，儿童文学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当时的优秀儿童文学。时代在变，我们的孩子也在变，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汲取各个时代优秀儿童文学的精华，也应该让自己的创作富有时代

性，具有当下儿童所具有的特质。我们的文学不仅要铭记曾经，也应该关注当下和未来。所以真正了解当下孩子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而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这我在儿童文学创作上，有了更加明确的思路和方向，让我的创作更加具有当下儿童的特质。

记者：儿童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您认为，儿童文学的创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关键点？

赵卯卯：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形式最大的区别，我觉得其实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读者。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孩子，孩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这也让儿童文学在某些时候需要拥有自己的特质，每一个作者需要时刻记得，自己为谁、为什么人创作，我们要为孩子呈现什么、讲述什么、为他们带来什么、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什么。孩子是一张白纸，世界在他们心中画上什么，就是他们对世界的最初认知，虽然这个认知可能在孩子的成长中慢慢会发生改变，但这并不妨碍什么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种认知不断地改变中获得成长的。

此外，儿童文学作家还要保持对儿童文学的敬畏之心。我觉得儿童文学因为受众是孩子，而显得更加神圣、高尚，更应该具有文学性以及一切文学具有的所有特质。我想这可能是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追求的、更应该坚守的底线。

儿童文学的本质是孩子本质

记者：儿童文学作家面对的读者是孩子，确立合适的创作风格很重要。回顾这些年的创作，您一直在追求的风格是什么？

赵卯卯：其实最初我对儿童文学这个概念并不了解，唯一的了解可能就是小时候，读过有限的几个童话，当然对它的理解就会相当狭隘，在认知里更是觉得儿童文学就是那种小猫小狗会说话的故事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我也可以写，当然写出之后，可想而知，因为没有人会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被不断重复的故事。也就是这个简单的想法，促使了我的第一次转变，我开始往

更深刻的方向探索，寻找那些被孩子们忽视隐藏的东西。

当然在这个期间，我的一些作品，得到了一些杂志和老师们的肯定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这样的创作，其实并不难，我能写，别人也能。意思就是，其实这样的写作方式和风格，很容易被模仿，很难代表一个作者的特色，而这也是我的追求。我想拥有自己的风格，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风格，这个想法又触发了我第二次探索。

这次我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，让自己回归一个孩子，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，去对待世界。我也因此对儿童文学有了重新认识，我觉得儿童文学不仅仅再是为孩子讲一个故事了，儿童文学要为孩子构建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就是他们自己的大人，而我们成年人很可能就是孩子眼中幼稚的孩子。

儿童文学的世界是孩子的世界，儿童文学的语言也是孩子的语言，所以儿童文学的本质我觉得就是孩子的本质。孩子并不幼稚，相反我觉得有时孩子对世界的看法还充满了智慧，他们和智者相差的只是年纪。所以儿童文学并不幼稚，因为通过儿童文学可以让人看到没有杂质的世界，有时，大人们总是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。

在未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中，我希望自己不迷失，不随波逐流，我既不会做一个高高在上的讲故事者，也不会做一个故意讨好孩子们的讲故事者。我只希望我能在慢慢变老的旅程中，越来越像一个智者，越来越像一个孩子。

记者：您是一位写作效率很高的儿童文学作家，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近年来的创作成果？您对我市文学创作有何意见建议？

赵卯卯：在这些年的创作中，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创作的快乐，写了一些长篇小说、小说，也写了一些绘本和短篇，得到前辈和各方老师们的认可。我想这对我来说，无疑是最大的鼓励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希望自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，为孩子们创作更多好作品。

最后我想对身边的文学爱好者和自己说句话，那就是：保持初心，保持对文学的敬畏之心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。

诗人北塔寻根诗经文化

并向河间捐赠600册图书



北塔（前排左四）向河间捐赠图书

本报讯（记者魏焕光）3月22日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、诗人北塔一行来到河间市，探访诗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并向河间捐赠图书。

北塔作为一位在语言和诗歌领域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，对《诗经》这一古代文化瑰宝有着深厚感情。此次到访河间，他首先拜谒了毛公书院旧址，参观了诗经斋。

毛公书院旧址，作为缅怀和纪念毛萇的重要场所，承载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文化遗产。北塔在此感受到了毛公传经授学的崇高精神，赞赏了毛公书院在诗经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，并在毛公墓前朗诵了他撰写的祭文。在诗经斋，他与《诗经》研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。

他说：“河间最吸引我的是‘二毛’——毛萇、毛萇这两位《诗经》学史上的关键人物。河间是《诗经》研究和流传的重镇，为我这样的《诗经》粉丝所梦寐以求。今天洒酒敬祭毛公，了却了夙愿。这次通过走访，我深刻了解了河间诗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，学到了很多。这激发了我多年来一个愿望。我曾写过

一些关于《诗经》的随笔，我将加紧继续研究《诗经》，写出更多关于风雅颂的文章。”在与学者就诗经文化进行交流后，大家一致认为，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，可以更好地推动诗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

除了就诗经文化交流寻访，北塔此行还携带600多册图书，分别捐赠给了河间市图书馆和行别营镇第二中心小学。这批图书不仅包括了北塔的个人著作，还有《大运河诗歌丛书》等有关运河文化的著作，丰富了运河文化典藏。在小学捐书现场，活动组织者、河间市诗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沈阳动情地说：“我曾在这所小学执教，而诗经文化又是我一生的追逐。北塔先生此行，不但弘扬促进了河间诗经文化的发展，还激励了学生们的崇高文化理想，彰显了他作为一位文化名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。”

北塔，原名徐伟锋，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，出版诗集《正在锈蚀的时针》、《石头里的琼浆》、学术专著《吴宓传》等，译著《八堂课》等约30种，作品曾被译成英文、日文、蒙古文等近20种外文。

献县河街村与河间故城渊源

吕永森

地名，无论大小，无不饱含着丰富的地理文化信息，也是区域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但随着很多地名被简称，一些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消减了，变动最大的是村名。

现在最多的是两个字的村名。以献县为例，有的三个字的村名简称为两个字，如“商家林”简称为“商林”，“单家桥”简称为“单桥”，“孟家圈”简称为“孟圈”。这一类大多省略中间“家”字。也有如“王友村”简为“王村”，“冉庄河”简为“冉河”，“赵林庵”简为“赵庵”，“周官屯”简为“周屯”，“丁字楼”简为“丁楼”，“策城庙”简为“策庙”（民国及之前简称为策城）等，这一类又以省中字者为多。当然也有省略首字的，如“虎赵庄”简为“赵庄”；省略尾字的，如“北张庄”简为“北张”，“贾庄桥”简为“贾庄”等。

村名四个字（或以上）的简称复杂些。有些是四个字（或以上）简称为三个字，如“蒋许杜凌花”简称为“杜凌花”，“王三孝子庄”简称为“王三孝”，“刘套子庄”简称为“刘套庄”，“高家码头”简称为“高码头”，“黄百户店”简称为“黄百户”等。但常见的还是四个字简称为两个字：省去前两字的，如“南皇亲庄”简称为“南庄”，“王贡士庄”简称为“王庄”，“周报忠屯”简称为“周屯”等；省去首尾字的，如“老周庄子”简称为“周庄”等；省去中间两字的，如“流海码头”简称为“码头”，“大道卢庄”简称为“卢庄”等；省去尾部两字的，如“石槽张庄”简称为“石槽”等。

在献县这些地名当中，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应该是“河街村”。“河街”的简称是从四字到三字，再由三字简称为两字。其演变过程是：“河间城街”——“河城街”——“河街”。

那么“河间城（街）”简称“河城（街）”是怎么来的呢？据考证，河城街村位于河间故城内，即秦汉魏晋南北朝河间郡城与河间国都乐成（城）遗址北部。秦固时，在乐成置河间郡，从此用乐成名河间，其城也名河间城，后为两汉魏晋河间国都（河间郡治）。北魏太和十一年，即从公元487年起，河间郡治所由原治所乐城县迁至武垣县，但乐成故城仍名河间城，此后历东魏、北齐、北周，重要史料上都记载，仍称其为河间城，其实为河间故城。隋朝统一后，隋文帝开皇三年（583

年），文帝鉴于南北朝郡之滥置，大幅改革行政区划，史谓“废郡存州”，河间郡被废，并把河间郡治武垣县治所迁入瀛州治所（赵郡军城内），后不再称赵郡军城，称武垣县，“河间”一名也从历史行政区划中短暂消失。

隋文帝开皇十六年（596年），以迁入瀛州的武垣县改名为“河间县”，“河间”一名作为县级行政区划再次出现在历史上，但这时河间县是作为瀛州附郭（治所），其城称瀛州城（立瀛州时始）。这一点，大家看沧州与沧县同治一城的关系就知道了。

隋炀帝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复改州为郡，以剥夺“州”的军事权力收归中央。是年，改瀛州为河间郡，治河间县（赵郡军城），后至今，其城始称河间城，是为河间新城（河间新城亦有1500多年历史，此指相对河间故城而言），亦即唐宋元明清河间行政区划之治。隋唐后，河间之名大于瀛州，瀛州反成镇治。

新河间城诞生后，其乐城旧治，史书仍名其为河间城，其实最准确的名字应为河间故城。这一历史信息恰好被“河城街”这个村名保留了下来。河城街作为村庄聚落位于河间故城（乐城）北部。河城或者河城街，其城都是指河间城。在其南，河间故城南城墙内为南城村，偏东南，河间故城东城墙外为东城村。所以从村庄名字的历史来看，“河街”完整的名字是“河间城街”，而正式确定的行政区划名称为“河城街”。

由此，献县境内村名，就地名来源的历史论，河城街为最古。而两汉魏晋河间国都乐城遗址最准确的名称应为“河间故城”或“故河间城”，这才是历史最准确的体现。命名为“乐城遗址”是依据文物命名原则，文物命名以地名最小化为命名原则，目的是彰显它的可辨识性与唯一性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依据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化学的角度，这个命名没有把握住它的历史定位，体现不出它的历史文化价值，所以在学术界，仍一直称“乐城遗址”为“河间”。